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琴台客聚 潘國森

用拼音學粵語易出錯！

香港地區在未被英殖民侵掠者佔領之前，隸屬廣州府新安縣。清代廣州府共轄十四縣，有一口訣：「南番順東香，清水化城（成）龍，三新一支花。」即南海、番禺、順德、東莞、香山、清遠、三水、從化、增城、龍門、新會、新寧、新安、花縣。民國初年，因河南省亦有新安縣，於是廣東的新安更名為寶安，而香山縣則因為出了民國偉人孫文（世稱孫中山）而更名中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地方政制屢有變遷，寶安亦變成深圳市轄下的一個區。

現時一般人理解的「粵語」或「廣東話」實為廣州話或廣府話。說是廣州話，是因為這門差不多等於粵方言區「普通話」的方言，以廣州舊城區西關一帶的口音為正宗。說是廣府話，是因為通行於整個廣州府。中國廣土眾民，一地有一地的方言鄉音。方言區之中，各縣各鄉的字音語法都有差異。以我們廣州府為例，其實各縣的方言都有開闔。

筆者在香港出生，小時候仍有接觸到操帶有不同縣份鄉音廣府話的長者。後來教育普及，廣州話（或所謂廣府話）就成了香港地區這九成以上華人的「母語」。到了今天，原籍潮州或長江流域或以北如山東、上海「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大都不會原籍的母語。

筆者求學時期，學校清一色以廣府話授課，聽兄姊說老師中還有些講粵語時帶有鄉音。余生也晚，從未遇過。那時學廣府話都沒有借用外國的拼音方法。到了筆者成年之後，忽然有人強推香港華裔粵籍小孩學母語時也用音標，還要考核學生見字寫音標，真不知人間何世！

民國時代有國語運動，解放之後則有「推普」（推廣普通話）。以前的國語或今時的普通話大同小異，是一種人為制定的方言，以北京話為藍本，但又不完全等同「京片子」。「推普」要用統一音標，這有實際需要，因為全國漢語方言差異很多，有統一標準可以方便推廣。現時普通話有陰陽上去四聲，用了漢語拼音之外，還要加些符號。陰平聲在字母上加一小橫劃（ā）、陽平聲加一小撇（á）、上聲加一形似英文字母「V」的小符（ǎ）、去聲則加一小點（à）。這在用筆手寫時很容易操作，但是書籍出版和中文電腦打字就帶來許多麻煩！

至於粵語的音標，可以說是百花齊放，亂成一團。好在現時香港地區以香港語言學會編訂的方案較為通行，不必在英文字母上加點加劃，在音標後面加數字便是。由「1」至「6」分別代表陰平、陰上、陰去、陽平、陽上、陽去。可是陰入、中入和陽入分別用1、3、6，造成重疊。結果有人自修時錯誤地將同標作「1」的陰平和陰入兩聲當成一樣，然後陰去與中入、陽去與陽入也各自當成一樣。其陰平聲和陰入聲只是「調值」相同，韻尾卻不一樣。偶然在網上遇到自學錯了的朋友，真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說不清」呢！

筆者的折衷辦法，是用舊法以7、8、9標陰入、中入、陽入。這樣就不怕讀者誤會了。

香港語言學會的粵拼方案有其方便易用的好處，不過囿於過分重視標示「調值」。這樣的安排讓研究語音學的學者滿意，但是普通用家卻有自學出毛病的風險，便導致有少數朋友因誤會而學錯！

翠袖乾坤 余似心

五千年文明孕育的基因

我有一些香港長大的朋友，在社交媒體上都用英文，移民了的回港時連對話也只用英文，我講中文她答英文，極為諷刺。這一年來，他們不斷批評中國政府與歐美國家的標準和制度相差有多遠……像喝了迷藥，忽視了這些政府的別有用心。除了心痛身為中國人也不能客觀地分析政局，相信不少人對美國等政要不斷誣衊中國，也像我那樣非常憤怒。行文之前從新聞報道中聽到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中美智庫媒體論壇上的致辭，實在發人深省，希望每個敵視中國的國家政要和反中國的人，好好思想一下當中每一句的意義。

王毅外長說：「五千年文明孕育的中國從來沒有侵略擴張的基因。我們不照搬外國模式，也不輸出中國模式，從不要求別國複製中國的做法。這個世界不應非黑即白，制度差異也不應導致零和。中國不會、也不可能變成另一個美國。」

他表示：「每個國家的制度和道路都是基於自身歷史文化積澱而成，是對是錯都應該由本國人民決定。中美雙方都不應尋求改造對方，而應該一起探索和平共存之道。」

有許多美國人從未到過中國，沒讀過中國歷史，只憑別人的評論報道便產生仇恨的心態，多麼愚昧！

外長說得對，一國的對錯好壞，應由本國人民作決定，不是讓這些遙遠無知的西方人去品評，中國14億的人民，他們活得快樂，覺得安居樂業最重要。每個人都有權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幹嘛你的方式一定是最好的，一定是適合我的？有人移民到西方，也有人回流返國；許多人去西方留學，好大批人畢業後回國，這都是他們的選擇。

僅二百多年歷史文化的美國人要了解中國這文明古國如何從歷史洪流中走至今天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就如對夏蟲語冰，窮一生也明白不了。要求中國行西方的一套，就如叫智慧長者玩小學雞遊戲，是玩不下去的，小學雞別自以為是了。

網人網事 狸美美

乘風破浪的底色

近期最火的網絡熱點，一定非《乘風破浪的姐姐》莫屬。這個以「30歲+女明星女團選秀」為內容，以宣揚女性獨立自信、打破世俗觀念為內核的綜藝節目，從一開始就呈現出一種霸氣女王的姿態——專挑微博熱搜暫停的日子上線，上線前不做任何宣傳預熱，某個工作日的中午突然就空降播出了，然後開播僅10分鐘播放量就破了千萬。不僅流量可觀，話題持續性和口碑也都強勁，播出近月來日日霸屏熱搜榜，豆瓣評分高達8.2，甚至連芒果台的股票都跟着漲了。

在觀看之前，小狸就已經想通了這個現象——肯定呀，節目中請的30個女明星姐姐，個個都已功成名就，其中不少還是大咖，她們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本身就是話題女王自帶流量，超過一半人足以撐起個人專場。而最重要的是，30多年到50多年的人生智慧會讓她們因為耐讀而更美麗，完全符合女性覺醒的主題……然而，在看了節目之後，小狸卻有點百感交集。

一方面姐姐們確實不負狸望個個都很優秀，寧靜的迷離、萬茜的出世、鍾麗緹的努力、張雨綺的反差萌都很是讓人覺得美好，即便是招黑的幾位其實也都有她們的可愛之處。但另一方面，說好的女性覺醒卻在哪裏？

即便是事前知道大概的內容，在初次看到片頭的時候，小狸也還是覺得很彆扭。「30歲以後，人生的見證者愈來愈少」、「30歲以後，所有的可能性不斷退卻」、「30而勵」、「30而立」、「30而驪」……開場不到2分鐘，解說已經激情昂揚地說了無數個「30」，給所有30+的女人描繪了悲慘的畫像。句子很華麗，文案很能整詞兒，但，30歲這個界限是誰定的呢？又為什麼要定30歲而不是29歲、43歲或者52歲呢？這個想當然的界定，以及想當然的「我覺得30+女人的處境」，是不是本身就是對女性的刻板印象呢？當然，「30歲」是這個節目的錨地，它當然可以存在，只是如果不那麼渲染可能會更加高級。

更讓人疑惑的是亮相的打分設置。30個有閱歷、有資歷、有實力的姐姐，最寶貴的就是她們因時間的錘煉而尋找到的獨一無二的自己。原本以為這應是節目的核心展現，卻沒想到——連姐姐們自己也沒想到（節目組事先沒有和她們說）——節目一開始，她們就被放在了「青春靚麗、善跳韓式舞蹈、個人特色不要太突出」的標準男性視角下的少女團體的案板上一刀切，被「不知道是什麼人」（鄭希怡原話）的評委當眾打分。

至於期待中的生命體驗和人生智慧，一直看到現在也似乎都不是重點。無論是節目組還是網民熱議，都更愛討論姐姐們的凍齡逆齡、皮膚保養、減肥經驗、勾心鬥角以及闊太生活……

本以為要看到鮮活智慧的真正美麗，卻沒想到看到大型物化女性現場。乘風破浪的底色，其實是無處不在的「厭女」思想啊！

思旋天地 思旋

第三波疫情帶來的威脅

小暑已過，天氣熱，風雨多，令人浮躁不安。人性好動，縱使疫情嚴峻仍往外出遊，吃喝玩樂不計較病毒傳染。環球都是如此，各地都出現疫情第二波、第三波，令人類健康備受威脅。

中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各地風俗文化有差異，此時此刻，因應天氣環境的複雜多變，人們為此而要防疫、防控、防洪等等，特別是學生們又要應付考試，精神實在吃不消，令家長痛心不已。

7月1日起，「香港國安法」開始實施了，得到包括港人在內的14億中華兒女支持，為此深感安寧和任重道遠！7月8日，駐港國安公署成立，當日清晨，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和梁振英、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國安公署署長鄭雁雄等出席主禮，星光熠熠。駱惠寧主任指出國安公署是香港安全的使者、國家安全的守門人。香港由亂到治，告別了國家安全不設防的歷史。國安公署署長鄭雁雄嚴肅地指出，依法建立協調協作機制，依法接受監督，不侵害任何個人和組織的合法權益，歡迎各界大力支持公署履職，共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推動「一國兩制」的行穩致遠，促進香港的繁榮穩定。

2020年半年結已過，在上半年間，由於疫情和政治經濟營商環境等極差，致令金融市場及商品市場等風起雲湧，令投資者心緒極為波動，歡苦交錯。本年度黃金市場升幅頗高，可能是投資者因美元下滑，投資環境波動因此把資金投向黃金市場避險。然而，勇敢的投資者甚多，基於聯儲局為挽救經濟下滑而採取無限量寬的貨幣政策帶動下，各國齊跟隨大為放水，由此，雖然政經不穩，但金融市場卻大為活躍。美元雖下調，但人民幣卻不斷上升，加上疫情在中國受控，經濟漸見復甦，所以近月來，世界投資者聚焦在中國金融市場。

上周中國內地股市曾連漲8天，令投資者甚為鼓舞，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主場，因而港股及港元也陸續上升。恒生指數曾重上26,000點，近周以來，證券市場最熱門的話題是「健康牛」，所謂十數年前出現的「大時代」似乎又再重現。香港與內地股市更因為「中概股」回歸香港而產生的財富效應，更令市場好友如癡如醉，在市場追尋寶藏。特別是新經濟股、醫療股、新基建概念股等等，成為尋寶的對象。資本如洪水進入投資市場，但願所見的是「健康牛」而不是「瘋牛」。投資市場有風險，謹記且戰且退，保本至上！

心窗常開 潘金英

漫畫文學 活潑紛繁

夏天正是讀書天，今夏7月書展，讓青少年和好書來個開心約會吧！

相信很多人都喜愛看漫畫，我憶起年少時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看的中國著名漫畫《三毛流浪記》，印象很深。漫畫家創造了三毛這人物，他是個上海弄堂裏調皮搗蛋的鄰家小孩，故事中有很多市井幽默；後來三毛流浪去，常捱餓、受凍、惹人憐惜；還去從軍，但因年齡過小、個子又矮被拒參軍。我認為這漫畫以小孩影射大人世界的種種世態，借用小人物來諷刺、批判時事，漫畫構圖、人物動態反映出社會文化現象及人際的生活百態，漫畫跨越語言界限，繪得細緻生動，成功吸引，令人閱後笑中有淚，也會深思內省！ 活潑紛繁的漫畫，既可說故事，更可教文學。今年書展，我推介本地馬星原的這套《漫畫學古文》，他和舒眉以漫畫演繹古詩文，筆調風趣幽默易理解，所繪畫的古代人物細緻生動，符合想像；帶領讀者遊走古代詩文世界，相信小讀者會有全新的有趣體會呢！

學習古詩文，必須先要培養孩子的興趣，在日積月累中逐漸完成；這套《漫畫學古文》有6本書（**見圖**），分為《先秦諸子篇》、《先秦秦漢篇》、《魏晉篇》、《唐代篇》、《宋代篇》、《元明清篇》，共142篇作品，全是從歷代文學中精選出來的，皆按作者年代編，含：詩、詞、曲、賦、楚辭、散文、小說、傳記等各種文體；如名篇《論語．學而》、《論仁、論君子》、荀子《勸學》、莊子《庖丁解牛》、李斯《諫逐客書》、諸葛亮《出師表》、王羲之《蘭亭集序》、《曹劌論戰》、《廉頗藺相如列傳》、李白《月下獨酌》、蘇軾《水調歌頭》等，全是以青少年愛看的漫畫來講解，書中用一幅幅詼諧有趣的漫畫，將難懂的文言古詩文，用別具一格的漫畫情景再現，讓枯燥乏味的內容一下子變得有趣起來，吸引的插圖，能讓孩子們不懼怕古文言，為今後學習文言文打下良好基礎。

這種看圖知文意的方式，可讓青少年讀着漫畫，就能更快地了解文言文內容大意，迅速捕捉古詩文焦點，輕鬆讀懂古詩文。我喜歡讀古詩文，因為古詩文內容豐富，蘊含中國文化的韻味，隱含古人智慧、為人之道；讀者能從中體驗對生命最靈動的感悟，學習古詩文，對青少年的人生有重要的意義，對其人格成長有幫助，會讓孩子受益一輩子。

百家廊 鍾倩

致乘風破浪的考生們

當亞楠告訴我自己以全校第四名的好成績考上高中推薦生時，我並沒有多少意外。從上初二第一次見她，我就記住了這個愛笑的陽光女孩，品學兼優的孩子從來不缺少個性，她的個性就是樂活。今年疫情復學後，有一段時間她很迷茫，一天她的班主任在抖音上發了段視頻，只見她剪成短髮，語速飛快，在為衝刺中考高喊誓言，簡直是高級段子手再現，從光宗耀祖到清華之夢，看得我耳目發燙。是的，從農家走出來的她懷揣大的夢想和野心，從她身上我分明看到自己的影子，雖說我是從城市長大的。

記得那年參加中考，我已經被確診患上類風濕性關節炎，第一天父親騎三輪車送我到考場，我關節腫痛，幾乎挪着腳步走進考場。待下午那場考試，剛走進校園大門，就肚子疼得翻滾，我一瘸一拐地找廁所，頂着毒辣的太陽，很快渾身濕透，也不知道是熱的還是疼的，慶幸的是當我爬到3樓考場教室沒有遲到。第二天下午考試，交卷鈴聲響起，窗外烏雲滾滾，沒過幾分鐘，天空就像豁開了大口子，一個個巨型吊桶從空中倒掛，大雨瓢潑。我活動活動僵硬的關節，最後一個離開教室。校園裏的傘花連成一片彩虹橋，我一眼瞥見那把碎花晃動的天堂傘，傘下是焦灼四望的母親。那一聲「媽」剛從喉嚨裏發出，我就被迎面過來的同學冰擺扶住，母親三步併作兩步走過來。

當我們仨走到校門口，父親正在路邊棚下避雨，高架橋下的雨水已經沒過路人膝蓋，過往的公交車就像大船浮在水中。見勢不妙，冰和我挽起褲腿，一邊拉着手蹚水走，一邊沿路招手攔車，十多分鐘後才打上出租。我到家時，父親騎着三輪車也到了，只見他淋成了落湯雞，下車後忙不迭地一把一把擰濕衣服，我驀地打了個寒顫，頓覺大小關節像被螺絲擰住，失去自由。

20年後，在7月如火的盛夏，回憶起這一幕幕場景，我依然能感受到沁入骨髓的洶湧涼意——有人說，老天爺為什麼這樣不長眼呢，總是在中高考季下大雨？逢考試必下雨，究竟是巧合還是天意？我也想不明白，直到閱歷加持，使我慢慢懂得，這是上天的苦心安排。人生之路漫漫，各種闖關考試，中高考不僅是考察9年寒窗或12年苦讀，同時也是對精神和意志的雙重考驗。後者的「考」，指向的是心靈層面。就像《紅樓夢》第三十回「齡官畫蔷」，寶玉遇見，禁不住便說道：「不用寫了。你看下大雨，身上都濕了。」寶玉心疼戲班子裏的女孩子沒處避雨，獨獨忘卻自己也在淋雨。齡官笑道：「多謝姐姐提醒了我。難道姐姐在外頭有什麼遮雨的？」這個時候，寶玉如夢初醒，「『喚喲』了一聲，才覺得渾身冰涼，低頭一看，自己身上也都濕了。」齡官畫蔷是一種癡，寶玉旁觀她畫蔷被淋雨而渾然不覺是另一種癡，而這場雨就是人性試煉——晚上回去，寶玉在院門口發火，誤踢了襲人一腳，還罵道：「下流東西們！我素日擔待你們得了意，一點兒也不怕，越發拿我取笑兒了。」一低頭他才發現踢錯了人。踢人與淋雨並無直接關係，但是，雨在這裏有其深意，那就是萬物皆有情，冷暖各自知。就像我，伴隨時間沖刷，已然忘記當年中考的成績，卻深刻記得那場黑雲壓城的傾盆大雨，記得雨中蹬三輪車送考被淋透的蒼老父親。我恍然覺得，中高考季的雨，是老天爺的眼淚，被這世間的艱難肉身和種種有情所感動，淚水滂沱，自有疼惜和悲憫。

新找的護工大姐姓蘭，她的兒子今年中考。蘭姐比我大個6、7歲，在養老公寓幹過幾年護理員，白班夜班倒換上熬壞身體，且工資很低，後來她又做家政護工，賺的錢都投在了兒子身上。兒子小學花錢跨區上的重點，初三時又換了一所寄宿制學校，走特長生路子，選的是射擊。「他喜歡靜，適合這項運動，就是讓他多吃點苦！」蘭姐幹活利落，話語不多，但我能夠從中感受到她的擔憂，「多攢些錢，將來給兒子買房子娶媳婦吶！」兒子每半月回家的幾天，她推掉所有的客戶工單，「兒子回來了，我得陪兒子。」前幾天她又說：「馬上考試了，我要忙幾天。」在她心目中，兒子考試這件事是神聖的，比起自己每天跑好幾家幹活，她覺得所有辛苦都值得。進客戶家門，出客戶家門，中午在路邊湊合啃個燒餅或吃個燒餅，她就像連軸轉趕場一般，風雨無阻，冥冥中這也是一場人生大考，只不過，兒子考的是分值，她考的是生活，而最終，所有的「闖關」都輸給生死，但這個過程屬於生命的攀登，都是為了堅定向前走，待回首時分不落遺憾。

深夜時分，我毫無睡意，窗外電閃雷鳴，陣雨刷刷而下，我翻出台灣作家簡媜的書重讀。她與老同學李惠綿（台灣戲曲家）的一段對話闖入我的眼簾，「人生有五成：成長、成熟、成功、成就、成全，你我都到了自我定義『成就』內涵、繼而『成全』年輕世代的年紀。固然大環境前景堪慮，我們這一代仍應傳遞勤奮與奉獻的聖火，努力像螢火蟲發出微光，期盼社會有大放光明的一天。英雄旅程必有結束之日，但願旅程最後一段，舉起手向人世告別時，我們的臉上含笑、身姿瀟灑，且如你我所願：千山獨行，不必相送。」

可見前路漫漫，從成長到成全的過程，每一次經歷都是向上台階，無須惶恐，權當修行，持有平常心，無論年幼，概莫能外，如是而已。

信而有征 劉征

迪士尼樂園

第一次去迪士尼是10年前的夏天，那是在巴黎遠郊，乘着地鐵轉城際火車，往馬恩河谷火車站方向去。因為是第一次，迪士尼的音樂和處於樂園中心位置的天鵝城堡就格外顯眼。音樂是簡單粗暴的，如陽光般直射過來。天鵝堡是粉色的，緩慢滑動着的咖啡杯是綠色的。還有唐老鴨，是藍色的。即便藍色在爵士那裏代表憂鬱，但在迪士尼裏，它就只對應着夢幻。實際上，迪士尼裏的所有東西，都是在造夢。

這個夢境的奇妙處在於，它實際上是以大雜燴的宗教方式而存在。在裏面，我們會經歷類似於歐洲旅行的感受——貌似進了不同的教堂，但內容基本大同小異，無非是聖母、聖子和各時期有名的傳教士。不過屬於迪士尼的宗教，把這些浮雕或者泥塑統統換成白雪公主、繼母、紅桃王后、冰雪女王，再將他們的主題故事結合到一個個遊樂項目，安插在遊客行進的導遊路線上。

甚至於有一些混合會顛覆你的某種固定認知。比如，當你第一眼看到天鵝堡時，立刻會想到很早之前的一部《天鵝湖》，並聯想到被關在塔尖，白天變成天鵝、晚上變成人的公主。但在這個樂園，天鵝堡的主人是另一位公主——白雪公主。於是，從第一層出現魔鏡開始，直到塔頂，你實際上是在一個錯位的空間行走。至於另一個遊船項目，則是一個小型的迪士尼縮影，把一些泥塑作為景觀堆在兩岸，船行兩步，就移步換景一次。

兒童當然是最快樂的，他們可以在這裏無限制地玩到很多項目。更何況，各種卡通形象、某些歌曲還是他們正在收看和哼唱的。成年人儘管已經過了這個年紀，但為着一份闔家歡的快樂，捎帶着追憶一下自己的童年，這裏也不顯得那麼無聊。即便是漫長的項目排隊，也因為有一個清晰的目標而變得不那麼難以忍受了。當然，如果功利一點，折算了迪士尼的票價，換算成都市當中的各種樂園門票，你會發現迪士尼可以遊玩的項目實在平常。甚至早在二三十年前，中國各地公園裏就有了這些項目，甚至更豐富。但那些地方如今都沒落了。只有迪士尼還在不斷地開分店。

每隔幾年，當你重新回到迪士尼的時候，你會發現大的地方雖然沒變，但劇院裏演出的內容變了。早期的故事已經退場，電影院現在上演最流行的《冰雪女王》。在另一處新開闢的地方，是迪士尼這幾年花巨資收購的漫威主題。和傳統卡通的風格不同，漫威主題的那一塊疆土是銀色的。從這個高地的漢堡餐廳向落地窗外望去，滿眼都是科技感十足的未來。

這便是迪士尼長盛不衰的原因，不在於這個叫做樂園的容器，而在於常新的項目融入大家庭之後產生的豐富感。並且，這種豐富感在整個迪士尼倡導的闔家歡概念下，迎合了人的一種觀念。即便迪士尼的新出品或多或少要迎合時代精神，比如女權、數字技術等等，但是唯有家庭概念才是它一貫的核心。不妨看一下，愈是家庭觀念強的地方，迪士尼的生意就愈好。美國不消說，它的家永遠都是個人英雄主義的最終歸宿。中國雖然遠在東方，在家的觀念上，是和美國一樣濃郁的。至於歐洲，由於散漫，至少巴黎迪士尼是常年虧損的。

迪士尼正是在這種家的概念下運作，一如西方商業社會一貫以來的做法，都模仿了基督教一元論的模式，即從一個核心理念出發，並在迎合大眾的實踐當中鞏固這一理念。最終，我們面前就出現了一套體系。在這個體系之下，一切都相似，卻又各不相同。